靖節先生集

澍案既有吳騫刊者，不應云不可得，當是文穀未見吳刻時初稿，未及是所付刻遂未校出，擬刪其不可得云云十字，前後又湯注之文，而當改云且為注者十字，宜移至本注上。

靖節先生集卷之一

安化陶　澍集注

詩四言

李注。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又曰。四言尤難。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凡云李注者。李公煥本。云何注者。何孟春本。又湯注者。宋湯文清公漢。其本不可得。僅散見於李何二本。云吳注者。吳瞻泰本。餘俱倣此。

停雲

并序。○四言各題下。湯本焦本俱有一首二字。汲古閣本無一首二字。不分章。李何諸本分章。今從之。○李注。萬元之曰。以停雲名篇。乃周詩六義二曰賦。四曰興之遺義也。何注。停凝而不散之意。

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各本如此休陽程氏梓本作樽酒新湛李注湛讀曰沉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查慎行曰起四句當平世者不知此語之悲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何注上虞劉履曰此蓋元熙禪革之後而靖節之親友或有仕於宋者故特思而賦之以寓規諷之意〇吳瞻泰曰元劉坦之履選詩補注中箋陶至數十首雖非專本亦可觀按劉書今未見凡何注所引皆是也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湯注二句蓋寓飈回霧塞陵遷谷變之意有酒有酒閒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

靡從。劉履曰此承上章反復言之。舟車靡從卽路阻之意也。

東園之樹。枝條載湯本作載各本作再榮。何注東園再榮之樹指歷事新朝之人也。競用新好。以招余情。湯注謂相招以事新朝。各本如此焦本作競朋親好以怡余情云宋本一作競用新好非怡一作招一非作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吳注左思蜀都賦合罇促席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湯注嵇叔夜琴賦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何注庭柯之鳥尚懷好音而親友不然此念之之而爲之抱恨也劉履曰他人之苟祿者亦豈無之而吾與子獨厚故念之耳淵明於親友始也搔首而懷望中則欲與促席而開陳終乃知其不復來歸而爲之抱恨情之至義之盡也

時運并序

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獨游欣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曖微霄焦本作餘靄微消云一作宇曖微霄非澍按宇曖微霄即歸園田居詩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景狀若作餘靄微消則與山滌餘靄詞重意複矣有風自南翼彼新苗何注翼猶扱也吳注王棠曰新苗因風而舞若羽翼之狀工于肖物

洋洋平津各本作津湯本云一作澤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人亦有言稱心易足焦本云宋本一作稱心而言人亦易足非揮茲一觴陶然自樂

延目中流。悠想（一作悠悠非澍按悠想猶懸想）清沂。童冠齊業。閑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湯注靜之爲言謂其無外慕也亦庶乎知浴沂之心者矣查慎行曰目狂者以靜千古特識澍按周程每令人尋孔顏樂處先此唯先生知斯意耳）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牀。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李注世紀曰黃帝爲有熊帝堯爲陶唐何注序所謂欣慨交心者如此淵明于時方在唐虞世遠吾將安歸之際誠不能自遂其暮春之樂也陳祚明曰欣在春華慨因代變黃農之想皆寄西山命意獨深非僅閒適）

榮木 并序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从何校宜）

和本作九、各本作有、云一作九。總湯本云一作鬆角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何注、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顦顇有時。李注。與憔悴同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采采榮木。于茲托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湯注荀子之九章曰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與此四語皆文辭中之格言也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湯注。或曰。志當作忘。荀子功在不舍。詩一醉日富。蓋自咎其廢學而樂飲

云爾蔣薰曰增業在不舍不舍故曰富此易所云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雖我懷于茲不無内疚此所以嗟固陋乎或引詩一醉日富靖節自咎其廢學而樂飲觀其自挽曰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肯自咎耶澍按蔣說非也豈道未見歸咎沈酣刻責之心固當如是蔣以富有日新釋日富既割裂無理且自矜日進全與詩意相違我之懷矣怛焉內疚

周密癸辛雜識劉宰字平國號漫塘潤之金壇人嘗發明靖節意云論語載子在川上一章泰漢以來學者所未喻獨程門以爲論道體其說蓋本於元亮元亮謂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惜其寄情於酒而爲學有作輟也不然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所欲成者何事指我名車策我良驥千

里雖遙孰敢不至所欲至者何所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

焦本云一本作行非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湯注老而好學詞氣壯烈如此可謂有勇矣李注趙泉山曰四十無聞斯不足畏按晉元興三年甲辰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鎭尋陽辟靖節參其軍事時靖節年四十也靖節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交辟遭時不競將以振復宗國爲己任同翔十載卒屈于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騁而良圖弗集明年決策歸休矣○澍按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祭先師先聖先師之名昉此但古之所謂先師即瞽宗之祭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是也亦謂之先賢記曰祀先賢于西學是也至唐始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又以孔子爲先聖顔淵爲先師其後遂專稱孔子爲先師而別無先聖之祭實自先

生肇其譏矣。本朝雍正中議增從祀孔子諸賢將及先生。惜時無有以先生學術入奏者。其事遂寢。然百世可俟。終必配食無疑也。

贈長沙公

并序。○各本皆作贈長沙公族祖。楊時偉曰。序長沙公於余為族一句。祖同出大司馬一句。題中族祖二字乃後人誤讀序文祖字為句。因而妄增詩題也。何孟春何焯亦皆以族祖二字為衍。今刪之。

長沙公於余為族。湯本云。一作余於長沙公為族。一作無公字。祖

同出大司馬。李注。漢高帝時陶舍。澍按。大司馬謂桓公。晉書公本傳。咸和九年追贈大司馬。鄧嶽傳。大司馬陶侃。先生孟府君傳贊。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是也。若開封懸侯。攷史記漢書皆云漢王五年為右司馬。非大司馬。且漢初無大司馬官名。至武帝元狩四年始置。此注誤也。國朝閻若璩反據此注謂先

若璩嘗詠

生祖愍侯而非出於桓公遂欲改昭穆既大爲右其說尤謬詳年譜攷異

遠以（湯本云一作已）爲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

同源分流（何注班孟堅幽通賦衕同源而分流曹大家曰如水同源而分流也）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兹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躊躇（李注楊誠齋曰老泉族譜引正淵明詩意而淵明字少意多尤可涵詠）

於穆令族允構斯（焦本云一作新非）堂諧氣冬暄（焦本云一作嬋非）映懷圭璋爰采春華（各本作花湯本云花一作華今从之）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澍按此蓋長沙公經過潯陽建桓公祠堂以展親收族故詩美其氣如冬日之溫懷有圭璋之潔而烝成與祀不勝秋霜怵惕之思若此人者豈非宗之

光乎春華謂芹藻蘋蘩之屬

伊余云遘，在長忘同。湯本云忘一作志吳注王棠曰淵明年長于長沙公初遘面忘其同出於大司馬也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遙遙三湘，湯本作遙想湘渚何校宣和本同李注寰宇記湘潭湘鄉湘源爲三湘潲𣻌湘水發源會瀟湘謂之瀟湘及至洞庭陵子口會資江謂之資湘又北與沅水會於湖中謂之沅湘三湘之目當以此若湘潭湘鄉湘源皆縣名非水也且建置在後古無此稱何有湘陰臨湘亦不止三也遙遙三湘一作遙想三湘一作遙想湘渚滔滔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遹。吳注左傳行李之往來又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注行李使人也

何以寫心，貽此話言。吳注詩其惟哲人告之話言注話言古之善言也進簣雖微，終焉爲山。敬哉離人，臨路悽然。款襟或遼，

音問其先。

吳仁傑年譜曰。陶侃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有子十七人。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附見侃傳。先生大父亦侃子也。獨見於先生傳中。侃薨。世子夏襲爵。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至而夏卒。詔以瞻息宏襲侃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以世次考之。先生於延壽爲諸父行。今自謂於長沙公爲族祖。意延壽入宋而卒。見先生於潯陽者。豈其子耶。延壽已降封吳昌。仍以長沙稱之。從晉爵

也詩題當云贈長沙公族孫而云族祖者字之誤也一本因詩題之誤輒以意改序文云長沙於余爲族祖按侃子夏襲封長沙公於先生爲大父行其卒在庾亮前時先生未生也

李公煥注引西蜀張縯辨證曰年譜以此詩爲元嘉乙丑作按晉書載長沙公侃卒長子夏以罪廢次子瞻之子宏襲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晉禪延壽降爲吳昌侯若謂詩作於元嘉則延壽已改封吳昌非長沙矣先生詩云伊余云遘在長忘同益先生世次爲長

視延壽乃諸父行序云余於長沙公爲族或云長沙公爲大宗之傳先生不欲以長自居故詩稱於穆令族序稱於余爲族或云我曰欽哉實宗之光皆敬宗之義也如年譜以族祖族孫爲稱乃是延壽之子延壽已爲吳昌侯其子又安得稱長沙公哉要是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前

澍按吳以序中族祖連讀疑所贈乃延壽之子其稱長沙公者從晉爵也張以族字斷句謂所贈即延壽其稱長沙公在未改封之前二說皆

可通矣。謂稱長沙公爲從晉爵例以承初以來

不紀宋號，則吳說爲長。卽謂序中余于長沙公

爲族祖。所贈乃延壽子。族祖二字不必破句可

也。惟題之族祖不及改爲族孫。竟作因序誤衍

爲是。至長沙降封，宋高祖受禪詔降五公。長沙

公降爲醴陵侯。見沈約宋書。高祖紀。晉書誤作

吳昌。吳張皆沿其誤。

又按。以稱長沙公爲從晉爵，卽謂贈延壽在降

封之後亦可，惟族字須斷句耳。先生於延壽爲

從父行。禮大夫斷緦。故云禮服遂悠。又云昭穆

既遠已爲路人。蓋定律五服之外。以凡論也。而長沙公猶敦族誼。經過潯陽。葺治祖堂。展親收族。故先生作詩美之。既敘纏綿。遂加勗勉。親愛之至。詞意藹然。而葛立方之徒。誤會感於行路之語。橫生議論。亦可謂固哉高叟矣。葛常之韻語陽秋曰陶淵明贈長沙公詩序云云。其詩又云云。蓋傷之也。杜子美訪從孫濟而不免于防猜。故其詩云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覩長沙公及濟。尊祖之義。掃地矣。晉書桓公傳。桓濟之子亮。起兵於羅縣。自稱平南將軍湘州刺史。長沙相陶延壽以亮稱亂起兵遣收之。此相當作公。宋書地理志湘州刺史領郡十。長沙內史下有臨湘侯相醴陵攸

相。劉陽侯相。吳昌侯相。羅縣侯相。攸縣子相。建寧子相。無長沙相。延壽襲封長沙郡公。此必公字之訛也。宋書何承天傳。長沙公陶延壽以爲其輔國參軍。此延壽稱長沙公實證。宋書

高祖紀。義熙五年。慕容超率鐵騎來戰。命咨議參軍陶延壽擊之。是延壽在晉頗立勳業。無忝厥祖。先生固非虛爲嘉許也。

酬丁柴桑 并序○李注柴桑。潯陽故里。

有客有客○爰來爰湯本云一作宦。止○秉直司聰○于惠百里○飡勝如歸○聆善○湯本焦木作矜善。又一本作聆音。若始○陳祚明曰。聆善若始。言如始聞者然。黃文煥曰。名勝之地。誰不欣尋。然寄趣于是耳。眞能托宿當歸者誰乎。有入山如歸。永矢不移。斯眞可與餐勝。善之始聞。孰不欣慕。轉念意怠。能如初之踴躍者誰乎。有終身常若初聞

反復無厭斯眞可謂聆善

匪惟也諧（各本作諧也此亦焦本）屢有眞游（焦本云宋本作游一作由非澍按古人不以重韻爲嫌作游是也）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一遇既醉還休實欣心期方從我遊

答龐參軍（并序）

龐爲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爲灌園夕偃蓬廬

人之所寶尙或未（湯本云一作非）珍（何注陸機演連珠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

之所珍不必適治。不有同好。各本作愛焦本作好。云胡以親。我求良友。實覯懷人。懽心孔洽。棟宇惟鄰。李注。時新居南里之南村。郎栗里。鄰新居鄰也。

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

嘉遊未斁。誓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邈邈湯本作藐云一作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

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命。作使上京。豈忘宴安。王事靡寧。

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與沖沖。从何校宣和本。

各本容裔江中。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

何孟春注。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江州刺史王宏欲識潛。不能致。潛遊廬山。宏令其舊人龐通之齎酒具半道栗里邀之。此龐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叙鄉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豈即龐參軍耶。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

澍按。參軍主簿。皆公府所辟屬掾。不相兼官。先生詩有龐主簿。有龐參軍。主簿下注云龐遵。與宋書裴松之傳。元嘉三年。分遣大使巡行天下。

司徒主簿麗遵使南兗州合參軍則佚其名。當别是一麗也。先生答參軍詩。并非素識。因結鄰始通殷勤。冬春僅再交。爲時尙淺。故曰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其答曰亦因參軍將使江陵先有贈别之作。不可無酬。故曰輒依周孔往復之義。且爲别後相思之資。若于主簿則爲怨詩楚調示之。歷敘生平艱苦。至以鍾期相望。非同心莫逆。肯交淺言深若是乎。蓋先生之於舊好新知。各如其分。未嘗一槩紊施也。近時金谿王謨撰豫章十代文獻略。以麗通之卽麗遵。爲主

傳者而麗參軍又是一人其說良然參軍爲衛軍使江陵又從江陵使上都其時衛軍將軍王宏宜都王義恭鎭江陵使益陰謀廢立之事先生贈詩曰敬茲良辰以保爾躬豈有窺見其隱者歟說具年譜攷異

勸農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眞智巧旣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何注上林賦悉爲農郊以贍萌隸爾雅贍足也

哲人伊何時爲后稷贍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旣躬

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熙熙令德。湯本作德。各本作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士女。趍時競逐。桑婦宵興。焦本作興。各本作征非。農夫野宿。

氣節易邁。和澤難久。冀缺攜儷。李注。左傳僖三十三年。白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壟畝。矧茲衆庶。曳裾拱手。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儋石不儲。李注。儋石言一儋一石。應劭曰。齊人名甖。爲儋。石受一斛。漢書音義曰。儋一斗之儲。飢寒交至。顧爾儔列。能不懷愧。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何校宜和本作園井弗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吳注汪洪度曰言若能如孔子董相方可不務稼穡耳不能如孔如董即不得藉口而舍業以嬉也

命子

此詩汲古閣本綠君亭本編在歸鳥詩後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各本作爲吳本作焉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李注陶氏之先曰伊祁氏升唐侯爲天子後遜于虞作遊陶邱故號陶唐氏而謚曰堯取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復有庶子九人及舜初郊于唐以丹朱爲尸因封于唐時黃父好龍舜命豢龍于陶邱而堯之庶子奉堯之祀于陶邱者或世業豢龍逮夏帝孔甲時天降雌雄龍二于庭有劉累者實堯之裔累以擾龍事孔甲賜之姓御龍氏龍一雌死帝既饗復求御龍氏懼遷魯山祝融之後封于豕韋武丁滅之以封劉累之胄澍按左傳昭公二十

二三四章並當擬行方
與後半一律

十九年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無所謂陶邱云云及武丁滅豕韋以封累胄之說惟說文云陶邱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此注似影射爲之故悉錄左氏原文以糾正焉

穆穆司徒。厥族以昌。湯注春秋傳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云云陶叔授民命以康誥杜注陶叔司徒李公煥曰原陶姓氏族之所由來也 紛紛湯本作紛紜云一作紛紛

戰國漠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邱逸虬。遶雲。李注虯奇摎切俗作虬非無角龍也

奔鯨駭流。李注二句喻狂暴縱橫之亂也

天集

有漢。眷子。愍侯。李注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以右司馬從漢破代封侯
一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各本作凤从何校宣和本作風邁。顯茲武功。書湯本云一作參誓山河。啟土開封。李注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書誓山河謂此盟也亹亹丞相。允迪前蹤。李注孝景二年陶青爲丞相何焯曰百官公卿表孝景三年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爲丞相七年六月乙巳免
一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羅。李注二句喻枝派之分散時。有。語。默。運。因。隆。窊。李注窊烏瓜切四也二句言陶青之後未有顯者也吳注說文窊汙下也前漢功臣表右司馬開封愍侯陶舍漢王五年以中尉從擊燕代封侯十二年夷侯青嗣孝景中三年節侯偃嗣元光五年侯睢嗣元狩五年坐酎金免元康四年舍元孫之孫長安公士舍元始詔復家在我中晉。何焯曰漢季稱東漢爲中漢此中晉

所本

業融長沙。李注按別傳陶侃字士行任中晉在軍四十一載位至八州都督封長沙郡公薨于成帝咸和九年追贈大司馬謚曰桓

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淵按疇等也漢書宣帝紀大司馬光功德茂盛復其子孫疇其爵邑張晏曰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

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一作惑

孰謂斯心。而近可得。湯注言長沙公心期之高遠也

馬永卿懶眞子曰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緜遠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云是已羣川衆條以喻支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窊言自陶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侃傳不載世家獨于此見之淵按青後如司空敦少府範溧陽侯謙交州牧基宛陵侯璜中庶子

當是康樂伯

抗康伯樂回不得謂之無題者此指長沙所出之高曾而言自父丹仕吳揚武將軍以上無聞故曰運有隆窊也

先君子鄉賢公黄江詩話曰桓公力恢晉室而以功高震主蒙謗晚年深以盈滿爲懼懇請歸國東坡言陶公忠義横秋霜而貫白日朱子稱之其始終一節如此以視桓温父子劉季奴諸人眞猶麒麟之於破獍也先生詩以臨寵不忒特表桓公之心而致慨於近不可得其旨深哉

肅矣我祖愼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李注陶茂麟譜以岱爲祖按此詩云惠和千里當從晉史以茂爲祖陶茂爲武昌太守澍按陶茂麟譜今未見據李

慶孫序原係殘闕不全以岱爲祖出鄧名世姓氏書詳年譜攷異於皇湯本作穆云一作邁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各本作寘湯本云寘一作冥今从之茲慍喜李注又姿城太守生五子史失載趙泉山曰靖節之父史逸其名惟載于陶茂麟家譜而其行事亦無從考見惟命子詩曰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寘茲慍喜其父子風規蓋相類按姿城當作安城詳年譜考異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爲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湯漢注孔伋因求思而言韋元誠詩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鍾惺曰人知陶公高逸讀榮木命子等篇乃是小心

翼翼溫愼憂勤之人也。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李注。莊子天地篇。厲之人半夜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旣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何注。陸放翁曰。鄭康成誡子書云。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此用其語。

李公煥注引張縯曰。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視世事無一可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有命子詩。有責子詩。有告儼等疏。先生旣厚積

於躬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用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原注靖節之裔不見於傳獨袁郊甘澤謡云陶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于崑山

又曰杜子美嘲先生云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此固以文爲戲耳驥子好男兒若以是嘲子美譽兒亦豈不可哉

何孟春曰梁書安成王秀爲江州刺史前刺史取淵明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爲西曹掾六代之際靖節子孫僅見此爾杜子美贈狄梁公曾孫詩有云大賢之

後竟陵邅蕩蕩古今同一體其感深矣

毛晉曰李空同督學江右訪得先生墓并田六十有二坵遷諸竊據者數家而封識之令其裔在星子名瓊者領業在九江名亨者爲郡學生奉先生祠則瓊與亨亦先生歷世重光之一綫也

歸鳥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李注憩起例切息也和風弗洽翻翮求心湯漢註言歸而求志下文豈思天路意同顧儔相鳴景庇清陰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頡頏。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翼翼歸鳥。相各本作馴。湯本云。一作相。何校宣和本作相。今从之。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昔侶。衆聲每諧。何焯曰。鄉曲妻孥雖不如中朝舊侶爲多。才然眞趣則相入也。日夕氣清。悠然其懷。

翼翼歸鳥。翔羽寒湯本云一作搴條。游不曠林。宿則湯本云一作不森標。何焯曰。不曠林而森標。則物色不至。已起末二句。何孟春曰。說文。森。叢木。標。樹末也。晨風清興。好音時交。矰繳李注。繳。之若切。矰。矢射也。生絲繳也。奚施。湯本作劝非。已卷。李注。卷與倦同。湯本作卷。已云一作已卷。安勞。湯本作一作旦暮逍遙。澍按。末二句言業已倦飛知還。不勞虞人之覘。超舉傲睨之辭也。

靖節先生集卷之二

安化陶澍集注

詩五言

形影神并序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毛晉云一本無末二句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焦本云一作憔非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各本作如何校宣和本作

知茲。黃文煥曰今年旣悴之草木明年復可發榮人不能也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洏。李注洏涕流貌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湖按言必如適見以下云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何焯曰此篇言百年忽過行與草木同腐此形必不可恃當及時行樂下篇反其意不如立善也

萸江詩話曰序有微意又曰事不可爲心復難任故借酒以排之醉則庶可忘也凡集中云酒者多如此阮籍全眞終不事晉與先生之酒均爲合道。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遊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湯本云一作陰）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何注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萸江詩話曰。誠願二句。亦是無如何之辭。非眞欲仙也。細味此首是正意。先生所存。豈六朝人所能望及。以是知先生非眞好酒也。

神釋

大鈞無私力。（何注賈誼鵩賦大鈞播注注言陰陽變化如鈞之造器也）萬理（湯本

云一作物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托既喜同。各本作善惡同湯本云善惡一作既喜今從之。安得不相語。湯本云一作與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各本作壽湯本云一作愛焦本作愛永各本作永焦本作壽非年。欲留不得住。李注彭祖姓籛名鏗顓頊元孫進雉羹于堯堯封于彭城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何注將乃晉人發語之詞謝靈運詩將非畏影者阮瞻對王戎將無同皆此類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湯注日醉釋前篇立善釋後篇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李注鶴林曰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縱浪大化中四句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

葉夢得曰淵明作形影相贈與神釋之詩自謂世情惑於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釋以神之自然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答形曰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形累於養而欲飲影役於名而求善皆惜生之辭也故神釋之

曰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所以辨養之累曰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所以解名之役雖得之矣然所致意者僅在促齡與無譽不知飲酒而得壽為善而皆見知則神亦將汲汲而從之乎似未能盡了也是以極其釋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此乃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耳此釋氏所謂斷常見也此公天姿超邁眞能達生而遺世不但詩人之辭使其聞道而達一間則其言豈止如斯而已乎坡翁問陶詩云子

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又云委順憂傷生憂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爲化所纒應盡便須盡寧復俟此言或曰東坡此詩與淵明反此非知言也葢亦相引以造意言者未始相非也

九日閒居 并序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湯本云一作時醪靡至）空服九華寄懷于言（朱翌曰元亮九日閒居序秋菊盈園持醪靡由空服九華東坡云十月三日金英粲然遂召客飲萬家春且服九華詩人謂九華九日之華即菊也按眞誥太元玉女有八瓊九華

之丹又云授九華丹方于江上煉丹又李八百居栖元山合九華丹成以此攷之非菊乃丹也澍按九華雖亦丹名陶蘇所服恐非丹也仍解作菊爲是

世短意常湯本作恒多湯注班固幽通賦道悠長而世短李注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日世短意常多東坡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耳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湯注魏文帝書云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于長久澍按詩意蓋言俗以重九取義長九而愛其名其實日月自依辰至言其有常期也語可破惑露淒暄風息氣澈一作徹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解焦本云宋本作解一作爲非制頹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湯注空視時運傾亦指易代之事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吳注空視時運傾與寒花徒自

樂皆因無酒而發。正所謂持醪靡由也。原注謂指易代之事。失其指趣。斂襟獨閒謠。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湯注。淹留無成。騷人語也。今反之。謂不得于彼。則得於此。後棲遲詎爲拙。亦同。

歸園田居 李注有六首二字。今從湯焦毛黃吳諸本作五首。其江淹擬作一首。

別附四卷之末。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何注。劉履曰。三當作踰。或在十字下。按靖節年譜。太元十八年起爲州祭酒。時年二十九。正合飲酒詩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彭澤退歸。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誤矣。澍按。吳仁傑以此詩爲義熙二年彭澤歸後所作。自初仕爲州祭酒。至去彭澤而歸。纔歲星一周。不應云三十年。當作一去十三年。劉說所本也。又按。三當作已。不作踰。三豕渡河。已之悞三舊矣。羈鳥

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何注古詩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張景陽雜詩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陸士衡詩孤獸思故藪羈鳥悲舊林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生也王正長詩人情依舊鄉客鳥思故林皆此意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焦本云宋本作簷一作園非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吳正傳詩話古雞鳴行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陶公全用其語第二篇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本楊惲書意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吳注沃儀仲曰返自然句如負重作釋四體皆暢查慎行曰反自然道盡歸田之樂可知塵網牽率事事俱違本性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

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焦本云，虛室一作對酒，曲中一作里人，草一作衣，毛吳同。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何注，劉履曰，是時朝廷將有傾危之禍，故有是喻，靖節雖處田野，而不忘憂國，于此亦可見矣。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李注，漢書楊惲傳，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晨興湯本云，一作侵晨。理荒穢。帶湯本云，一作戴。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霑我衣。衣霑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湯注，東坡曰，以夕露霑衣之故，而違其所願者多矣。

久去山澤遊。浪莽何注，莽或作漭，浪漭，廣大貌。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竈

有遺處。桑竹殘朽株。焦本云一作樹木殘根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眞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焦本云一作虛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淸且淺。可各本作遇焦本作可云一作遇非今从之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澍按說文漉浚也一曰水下貌瀝漉也一曰水下滴瀝也封禪文滋液滲漉漉酒盞滴瀝之意隻雞招近局。各本作局毛晉云時本作屬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遊斜川 并序

辛丑湯本云一作酉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

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駱辨在後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爲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皋遙想靈山有愛嘉名湯注天問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淮南子崑崙中有增城九重注云中有五城十二樓故云靈山嘉名也欣對不足率爾湯本云宋本作共吳騫曰湯注中有引宋本者蓋指宋元獻刊定之本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紀其時日

開歲倏五日湯本云日一作十李注按辛丑歲靖節年三十七詩曰開歲倏五十乃義

熙十年甲寅以詩語證之序爲誤今作開歲倏五日則與序中正月五日語意相貫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爲茲遊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閒谷矯鳴鷗迥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何注漢書引滿舉白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各本作觴中觴酒半也焦从宋本作腸非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張自烈曰淵明談理之詩如苟得非所欽過足非所欽此兩句直是造道大關鍵至云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又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皆達觀死生榮辱之外非後儒所能窺測嘗細觀淵明一生恰會著孔顏當日樂處

駱庭芝斜川辨曰淵明閒世之士也斜川游一

時之勝也讀其序誦其詩孰不悵然而遐想後世失其所在世人念斜川若崑崙桃源比也庭芝生長廬阜詢之故老訪之薦紳先生未有能辨之者歲在戊午卜居星渚周覽物色詳味詩句適與意會夫淵明柴桑人也所居在栗里今歸家靈湯二寺之間有淵明醉石其旁有郵亭曰栗里鋪則淵明故居必在於是顧斜川之境豈遠哉世人或以楚城是柴桑故縣遂指為淵明所居非也質之歸去來或命巾車或棹孤舟今楚城無泛舟之溪也又云舟搖搖以輕颺風

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則知所居去江濱爲不遠矣斜川序云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爲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皐意其稱南阜者卽廬阜也山有南北故稱南阜飲酒詩所謂悠然見南山是也稱曾城者落星寺也斜川詩云迥澤散遊目緬然睇曾邱當正月五日春水未生落星寺宛在大澤中是所謂迥澤也層城之名殆是晉所稱者栗里之南有小溪名吳陂港貫穿落星湖入大江其水

冬夏不絕。固可以泛舟矣。夷考淵明疇昔問前路棹孤舟。與夫臨長流望曾城。正在此耳。匡廬千萬仞。煙雲出沒。巖壑巉絕於其上。彭蠡數百里湖光澒洞。晨夕變態於其前。清奇壯麗之觀俯仰無盡。有如斯人。忘形骸外聲利。籃輿扁舟。往來于其間。吁可樂哉。庭芝既嘗辨之於好事者。咸曰唯唯。不可以不書。乃作斜川辨。以遺山間之父老云。

黄江詩話曰。此篇年月在赴假之前。曰忘彼千載憂。又曰明日非所求。皆有慨乎言之。葢七月

之赴假亦見桓元之將亂不徒以不堪吏職也又此時元顯專權於內桓元覬覦於外晉之危亡已兆先生年才三十七雖及時行樂何遽汲汲若此良以名臣之後不得假手以救亂情實有不能已者以爲作達眞不知先生者矣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郞湯本作示周祖謝汲古閣本錄

君亭本作示周掾祖謝湯注在前李抄湯仍當繫湯注三郎時三人皆講禮校書吳注宋書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入廬山與劉遺民陶淵明謂之潯陽三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尙峻節頗从之遊高祖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講禮月餘高祖踐阼召之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諸生問禮記辨析精奧稱爲該通

負痾積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閒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湯注薦禰表羣士響臻道喪向千載何注莊子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陶潛傳云江州刺史檀韶苦請廬山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講禮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于馬隊故云爾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李注趙泉山曰靖節不事覲謁惟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舍是無他適續之自社主遠公順叔之後雖隱居廬山而州將每相招引頗從之遊世號通隱是以詩中引箕潁之事微譏之何焯曰魯兩生不肯起從漢高況見此季代篡奪乎故勸之從我爲箕潁之遊也

乞食

飢何校宜和本作飢各本作饑澍按說文飢饑義別穀不熟為饑飢餓也當以作飢為是來
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
人解各本作解湯本及何校宜和本作諧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
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湯本作勸云一本作歡言詠湯本
云一作興言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汲古閣綠君亭
本作賢才非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黃文煥曰愧非韓才時代將易
英雄無聊推陰能輔漢滅項乃報漂母不然亦何由報哉枚蕩陸沈之數寄託于此生不能伸志于
世上乃死欲伸志于地下尚可得乎果何物可貽哉東坡以為眞欲報謝主人哀其戶頻誤也何焯
曰銜戢思謝胷中亦將以有為也冥報相貽則不事二姓以遺逸終焉之志亦已久矣

東坡曰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楊野王曰坡公因公冥報一語咨嗟太息若重哀其貧幾滅却一隻眼矣瓶無儲粟煙火裁通而延之送二萬錢悉付酒家公之乞丐公自欲之耳遠公方外之家強公入社公不肯遠公尚不能會其意何況餘人公葢洞見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并生死亦以爲戲縱浪大化中與之虛

而委蛇，如是而已，其恥屈身後代，自公本懷，然去就之際，皆非公所屑也。

王懋竑曰，淵明當晉宋之際，抗志不仕，其云性剛才拙，與世多忤，特不欲自明其意，然觀淵明不肯一束帶見鄉里小兒，則其高風遠致，亦必非世俗所能羈紲矣，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淵明蓋自度其身之必窮餓死而卒無以報也，其固窮之節，守死不移，已見於此詩矣，坡翁哀之，似未盡其意。

黄江詩話曰，此詩寄慨遥深，著眼在愧非韓才

二語借漂母以起興故題曰乞食不必眞有叩門事也志不能遂而欲以死報精衛塡海之意見矣

萸江詩話又曰此詩與述酒讀書諸篇皆故國舊君之思不但乞食非眞即安貧守道亦非詩中本義至東坡之哀眞報謂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亦借以自發牢騷耳豈眞以乞丐類公哉癡人前不可說夢良然

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李注吹尺僞切嘘也與鳴彈感彼柏下人

安得不爲懽。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殫。

澍按晉書周訪傳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周陶世姻此所遊或即訪家墓也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遵。諸本或無遵字鄧治中吳注唐書

樂志漢世三調有楚調房中樂也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皆楚聲王僧虔技錄楚調曲有怨歌行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僶俛六九年湯本云一作五十年吳注六九為五十四歲正義熙十四年戊午去戊申十年也是年劉裕弒帝于東堂謝按陸機文賦在有無而僶俛李善注毛詩曰何有何無僶俛求之僶俛猶勉強也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李注公年二十喪偶繼娶翟氏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李注蔡氏曰蜮蟲水中含沙射人非食苗葉蟲意此螟蜮當是螟蟘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何焯曰毛傳一夫之居曰廛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李注謂日烏月兔飛走之速也何注以飢寒故願日夜之速也在己何怨天離憂悽目

前。吁嗟身後名。于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爲賢。李注薛易簡正音集云琴之操弄約五百餘名多緣古人幽憤不得志而作也今引子期知音事而命篇曰怨詩楚調庸非度調爲辭欲被絃歌乎趙泉山曰集中惟此詩歷叙平素多艱如此而一言一字率直致而務紀實也

答龐參軍 并序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歘然具對。忽成舊遊。俗談各本作諺湯本云一作談何校宣和本作談今从之云。數面成親舊。湯本云或無舊字况情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湯本云公一作翁李注楊公楊朱也所歎。豈惟常悲。吾抱疾多年。

不復為湯本云一作屬文。本既不豐。李注。謂癯瘁也。復老病繼之。輒依周禮各本作孔。湯本云一作禮。何校宣和本作禮。今从之。往復之義。且為別後相思之資。

相知何必舊。湯本云一作早。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湯本云一作斟。澍按斗斗同。作斟非。酒。閑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毫多所宣。情通何校宣和本作懷。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湯注。曹子建詩。君其愛玉體。來會在何年。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棹吳注莊子方舟濟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回復遂無窮發歲始湯本云一作若汲古閣本緑君亭本作止俛仰何注莊子其疾也哉俛仰之間也星紀奄將中明兩萃時物湯本作南窗罕悴物此从焦本北林榮且豐神淵寫吳本何校宣和本吳注易明兩作李鼎祚曰夏火之候也時雨晨色奏景風李注史記律書景風者居南方景者言陽道竟故曰景風吳注淮南子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注離卦之風也旣來孰不去人理固不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吳注玉篇沖虛也莊子道沖而用之淵乎若萬物之宗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窊隆即事如已湯本作以云一作已高何必升華嵩何注此用呼子先上華陰山及王子喬上嵩高山事

連雨獨飲湯本云一作連雨人絶獨飲

作閑是言今元明為松喬輩皆無當松喬者是語耳又錢為而見素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閒从何校宣和本作問言松喬亦同歸于盡也湯焦何毛諸本作問亦通言松喬如尚在世間亦不得問也張自烈吳瞻泰本作閒非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汲古閣本作天際去此幾任眞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李注趙泉山曰按晉書靖節未嘗有喜慍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飲酒詩云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獨飲詩云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眞無所先此酒中實際理地也豈狂藥昏酣之語

移居李注有二首字

昔欲居南村李注即栗里也何注眉山楊恪曰柴桑之南村江州志云本居山南之上京後遇火徙此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何注數音朔言相見之頻也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李注指顏延年殷景仁龐通之輩抗言談在昔澍按商頌自古在昔魯語古曰在昔奇文共何校宣和本作互欣賞湯注奇文見王褒傳疑義相與析羅大經曰自昔士之間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靖節移居詩昔欲居南村云云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蔣薰曰讀疑義相析知淵明非不求解但不求甚解以穿鑿耳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

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李注，勝音升，任也，湯注，言此樂不可勝，無爲舍而去之，韓子亦云，樂之終身不厭，何暇外慕，何焯曰，將不勝，正言勝絕，惟此也，澍按，將乃吾人發語，則勝讀如字爲是。衣。食。當。須。紀。湯本云，一作幾，力。耕。不。吾。欺。何校宣和本作吾不欺，焦本同，何注，劉履曰，靖節素願易足，惟衣食當經紀者，亦必力耕以自給焉，與世俗懷居之士，擇取便安，務求完美者異矣。

萸江詩話曰，先生每及治生，不作放浪一流，此其紹長沙之勤慎，異晉士之元虛歟。

和劉柴桑李注，遺民嘗作柴桑令，按蓮社高賢傳，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少孤，事母以孝聞，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之，皆力辭，裕以其不屈，乃旌其門曰遺民，又宋書周續之傳，遺民遁迹廬山，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爲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李注時遺民約靖節隱山結白蓮社靖節雅不欲預其社列但時復往還于廬阜間何注西廬指上京之舊居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畬李注爾雅田三歲曰畬靖節自庚戌徙居南村已再稔矣今秋穫後復應畬也谷風轉凄薄李注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李注趙泉山曰谷風四句雖出于一時之諧謔亦可謂巧于處窮矣以弱女偷酒之醽薄飢則濡枯腸寒則若挾纊曲盡貧女嗜酒之常態吳注王棠曰柴桑有女無男潛心白業酒亦不欲想必以無男爲憾故公以達者之言解之澍按趙以弱女爲比王則賦也說並通兩存之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疎何焯曰共相疎我棄世世亦棄我也耕織稱其用過此奚

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何注百年後身與名且不得存況外物乎然則敝廬何必廣衣食當須紀耕織稱其用可也

袁桷曰靖節居柴桑劉遺民作柴桑令白香山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卻回注柴桑令劉遺民也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櫚焦本作空云一作櫚非庭多落葉慨然知已秋知已一作己知新葵鬱北牖嘉穟養焦本作餐云一作養非南疇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

弱。良日發遠遊。吳注。此詩是靖節樂天之學。寡人相忘于天也。用則與天爲徒矣。天之四運周舉字。秋葵嘉穟皆秋景。落葉知秋。始知時序。正善寫忘

黄江詩話曰。中有不能忘世。故遇時而慨。否則一結見及時行樂也。

但見其樂矣。此皆無可奈何之辭。言外自有寄託。

和郭主簿 李本有二首字。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黄文煥曰。有林在前。則清陰常貯堂中矣。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息交逝閒臥。坐起弄書琴。各本作息交遊閒業。臥起弄書琴。此从湯本。焦注。蘇武傳。臥起操持。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舂秫作美酒。

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眞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何注劉履曰此詩直寫已懷但據見存不爲過求而目前所接莫非眞樂世之榮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末言遙望白雲深懷古人之高迹其意遠矣何焯曰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所謂望雲懷古蓋西方之思也懷安止足皆遙詞自晦耳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何校宣和本作華華涼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肅各本作風何校宣和本汲古閣本綠君亭本作肅今從之景澈陵岑聳逸峯遙瞻皆奇絶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澍按銜觴四句蓋謂千載幽人無不抱此

松菊之操撫之而志節益堅以今準古亦猶是
也自檢平素有懷莫展厭厭寡緒其誰知之乎

於王撫軍坐送客 李注按年譜此詩宋武帝永和二年辛酉秋作也宋
書王宏字元休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
之爲西陽令黃州太守將赴郡王宏送至盌
口今潯陽之盌浦三人于此賦詩敘別是必
元休要靖節預席餞行故文選載瞻即席集
別詩首章紀座間四人謝按文選有謝宣遠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爲豫章太守庾被徵
還東一首李善注沈約宋書曰王宏爲豫章
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
登之爲西陽太守入爲太子庶子江州集序曰謝
還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盌口南樓
作無首章紀坐間四人事不知李注
所本所引年譜亦不知何人所撰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節登高餞將
歸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洲渚四緬 湯本一作思緜云一作

四緬邈。風水互乖違。瞻夕欣一作欲非良讌。離筵聿云悲。晨鳥暮來還。懸車一作崖。湯本作車。注云。淮南子曰。至悲泉。是謂懸車。斂餘暉。逝湯本作遊。云一作逝。止判殊路。旋駕悵遲遲。目送回舟遠。湯本云一作往。情隨萬化移。

與殷晉安別并序。景仁名鐵。○湯本無景仁名鐵四字。樹按南史劉湛傳劉敬文之父詣殷景仁求郡。敬文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此景仁名鐵之證也。詳年譜攷異。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湯注。太尉劉裕。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遊好非少長。何校宣和本作少長。各本作久長。李注懶眞子云。遊好非久長。一本作非

少長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遊從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一遇盡殷勤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為因良才湯本云一作才華不隱也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馬永卿曰一本無第十韻故東坡和韻送張中詩亦止于貧字云不救歸裝貧

陳祚明曰殷先作晉臣與公同時後作宋臣與公殊調篇中語極低徊朋好仍敦而興趣難一也

何焯曰方熊云殷已爲太尉參軍而仍稱之曰晉安藩先作長史掾者晉所命也

吳菘曰眞才不隱世并不以殷之出爲非江湖多賤貧亦不以已之處爲是各行其志眞所謂肆志無汙隆也

贈羊長史

松齡并序○諸本有松齡二字湯本無何校宣和本於序作此與之下注云羊名松齡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李注作此與之吳注劉履曰義熙十三年太尉劉裕伐秦破長安秦主姚泓詣建康受誅時左將軍朱齡石遣長史羊松齡往關中稱賀錢大昕曰陶淵明贈羊長史詩序云左軍羊長史銜

使秦川詩當作于義熙十四年滅姚泓後羊爲左軍長史必朱齡石之長史矣惟史稱朱以右將軍領雍州而此云左軍小異攷朱書朱傳義熙十二年巳遷左將軍左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居右上朱鎮雍州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爲右則此云左軍者爲可信

感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上。（各本作外湯本云一作上）正賴古人書。（黃山谷曰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或者改作上賴古人書止爾不能得甚失語法）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李注洛陽西晉之故都長安乃秦漢所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李注謂宋公裕始平下燕秦也）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李注時松齡銜左將軍朱齡石之命請裕行府賀平關洛原詩意靖節欲

從松齡訪關洛會病不果行也。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湯注天下分裂而中州賢聖之跡不可得而見今九土既一則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宜當首訪而獨多謝于商山之人何哉蓋南北雖合而世代將易但當與綺角遊耳遠矣深哉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湯注紫芝歌莫莫高山深谷逶迤奕奕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駟馬無貰患。澍按貰貸也無貰患言其患不可貸也即四皓歌駟馬高蓋其憂甚大意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何注清謠指四皓所作歌人乖各本作乖焦本何本作乘非運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胡仔曰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媿於四皓然猶仰慕之足見其好賢尚友之心

何焯曰始皇雖一九域四皓逃之此篇所以庶武羅於羿戹之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聊以寄其難言之隱也

聞人倓曰劉裕平關中越二年即受禪陶公此詩念黃虞謝綺角葢致慨于晉宋之間也言雖易盡意奚能舒乎

歲暮和張常侍 何注時義熙十四年冬澍按張常侍當即本傳所稱鄉親張野蓮社高賢傳野字萊民南陽人居柴桑與淵明有婚姻契徵拜散騎常侍不就但野以義熙十四年卒題不應云和詳味詩意亦似哀輓之辭或和當作悲又野族子張詮亦徵常侍或詮有輓野之作而公和之耶

市朝悽舊人何注古北門行市朝易人千載墓平驟驥感悲泉湯注悲泉見前驟驥言白駒之過隙明旦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顏斂光潤白髮一已繁濶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澍按秦誓言番番黃髮旅力既愆我尚有之此反其語故以秦穆之談為濶言老無能為也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洌洌各本作厲厲焦本作洌洌何校宜和本同氣遂嚴紛紛飛鳥還民生鮮長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酤至李注酤一宿酒也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湯本云一作欣慮顦顇由化遷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何注劉履曰按晉史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幽安帝于東堂而立恭帝靖節和歲暮詩蓋以適當其時而寄此意焉首言市朝之變歲月之逝中言風雲氣候之厲人物糾紛之苦末又自言窮通顦顇莫可如何之勢而

撫己屢運。有不勝其憤激者。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蕤賓五月中。李注。史記律書。五月律中蕤賓。陰氣幼少。故曰蕤。萎陽不用事。故曰賓。清朝起南各本作南。吳从張自烈本作威非颸。不駛亦不遲。飄飄吹我衣。重雲蔽白日。閒雨紛微微。流目視西園。煌煌榮紫葵。於今甚可愛。當奈行復衰。各本作奈何當復衰。湯本云一作當奈行復衰。今從之。焦本云一作當樂行復衰非。感物願及時。每憾靡所揮。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溫汝能注。晉書郗超傳。雖如賒遲語亦濟尅。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悲。

悲從弟仲德

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爲誰悲。懷人在九冥。禮服名羣從。恩愛若同生。（吳本作平生非）門前執手時。何意爾先傾。在數（湯本作毁云一作數）竟未免。爲山不及成。慈母沈哀疚。二允纔數齡。雙位（湯本作泣云一作位）委空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坐。宿草旅（湯本云一作依）前庭。階除曠遊迹。園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焦本云一作衿澈）盈。